

Stefan Zweig

茨威格欲望小说

让大师的 智慧 点亮青春岁月



高中甫 编选

百家出版社

Stefan Zweig

茨威格欲望小说

让大师的 ①智 ②慧 点亮 青春 岁月



高中甫 编选

百家出版社

选本序

高中甫

斯·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收集在下面三本小说集中：1911年出版的《初次经历》，副标题为：儿童国度里的四篇故事；1922年出版的《热带癫狂症》，副标题为：一种激情的故事；以及1927年出版的《感情的迷惘》。作者本人称这三个集子是一个链条。这是一幅人生的链条，它把人的青少年的青春萌动期到成人时的热狂期和老年时期的激情连在一起，构成描述人的激情的历程。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带有精神分析印记的探索个人的，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结的经历。在这些作品中茨威格着意描写的是无意识的冲动与意识之间的冲突，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术语来表述是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在二三十年代，茨威格特别钟爱心理分析，他在一份用英文写的《简历》中说道：“我的固有的本性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好奇。”如果说在《初次经历》小说集中他还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外界，来描绘处于朦胧的青春期的少年男女的心态，那么在后两本小说

集中则是把为激情——情欲所左右的成熟的男女做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无意识的逼迫下所做出的种种悖于常理的行为,或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女主人公的话来表述,所犯下的“激情之罪”,细腻地描述了他们在激情——情欲主宰下的一种类似热带癫狂症的状态和内心世界。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灵魂的猎者”,他热衷于人的精神分析,他说:“谜一般的心理事物对我有着一种不安的支配力量。它们激起我极力去追踪它们的联系,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仅他们的在场就燃起一种去认识他们的激情。”

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一个神秘的幽暗的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探索和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做出努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一学说为包括茨威格在内的许多作家打开了进入这个世界之路。茨威格本人在谈及此时这样说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在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弗洛伊德的学说使他更大胆更清晰地去认识去描绘左右人的激情——情欲和被激情——情欲所左右的人。在他的笔下,这种激情——情欲就是人的无意识,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

茨威格是比弗洛伊德稍晚一些的同时代人,他们之间一直有着很好的友谊,早年在维也纳时期,茨威格就多次拜访这位勇敢的学者,移樽就教,此后也有书信往来。1925年他把自己的《与精灵的搏斗》一书题献给弗洛伊德;1931年他

写了一部题为《通过精神进行治疗》的著作，内有三篇专论，其中一篇就是论述弗洛伊德的；1939年当弗洛伊德在伦敦逝世时，茨威格在墓前发表感人的演说。他极为敬重这位精神分析学者的人格和学说，在赞扬弗洛伊德的人品时，他写道：“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这个时代又一次有了榜样，在地球上除了智者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勇气之外，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了；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人的勇气，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发现它，或者不敢说出来，不敢去承认。但是他有胆量，敢于一再地和孤身一人去反对众人，敢于闯入从没有人踏进的领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人类永远追求知识的战争中，他的这种精神上的勇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谈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意义时，他激情洋溢地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人做出的了不起的事业——我是说更清楚，而不是更幸福，他向整个一代人深化了世界的图像，我说的是深化而不是美化。……科学的使命是教育人在我们这个坚硬的地球上走直路，走正确的路。弗洛伊德在这项绝对必要的工作上做了他的堪称楷模的那一部分；在他的著作中，他的努力成为力量，他的严谨成为不可动摇的法则。弗洛伊德从来不为了安慰人而向他们指出一条快乐之路，一种进入人世的或上界的天堂的遁逃，而永远只是一条进入自身之路，一条深入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他的观点无所顾忌，他的思想方式一点不会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像凛冽、犀利的北

风一样，它侵入一片沉闷的氛围，吹散情感中大量的金黄色的迷雾和玫瑰色的浓云，于是一种进入精神的前景清晰地出现在澄明的地平线上。由于他的贡献，新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更自由地更清楚地更诚实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勿需夸张，尽管弗洛伊德学说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就是直到今天也受到责难，他的一些理论有些业已证明是谬误的，但在当时，无论是在心理学领域里还是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弗洛伊德的影响确实是广泛的，深远的。仅以文学而论，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一些作家的创作思想，并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潮。“弗洛伊德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许多作家都在程度不同上受到它的影响，这里举其荦荦大者，如戴·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托马斯·曼，赫·黑塞，阿·施尼茨勃等人。

茨威格虽不能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忠实的追随者，但在二十年代他所受的影响却显而易见的，这在他这一时期的包括传记在内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本书所收进的三个中篇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热带癫狂症患者》和《巫山云》收在他的《热带癫狂症》一书，《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收在《感情的迷惘》一书。这三篇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题材：激情——情欲，它们描述的都是处于无意识支配下的人的活动，展示了激情——情欲的狂暴力量和心灵中两种力量的搏斗。在《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男主

人公仅是由于瞬间的冲动而不惜最后以生命殉情；在《巫山云》中，一个尚处青春萌动期的13岁少女对一个登徒子一见倾心，在此后的几年一直如痴如醉地暗恋，到后来竟像妓女般自动委身并生下一个孩子，可他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甚至在几次邂逅和幽会时都认不出她来；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一个出身名门的年逾不惑的孀居女人竟为了一个年轻赌徒的一双手而神魂颠倒，最后竟然失身，甚至想到抛弃家庭和名誉与他远走天涯。我们自然不能说，茨威格在这里是在用小说图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人格结构，但却是形象地表现了本我和自我、超我之间的搏斗以及它的悲剧性的胜利和带来的悲惨后果。作者在这三部作品采用的第一人称方式不是偶然的，这完全像一个我（自我、超我）在讲述另一个我（本我）的令人心悸的经历和遭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大胆的新的解释的学说，根据这一理论，本我是不懂得什么是价值，什么是道德，它不计后果，按照“享乐原则”追求的是宣泄，是满足。无论是《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男主人公，还是后两篇中的女主人公不都是按着这一原则行事吗？做上述的解释，决不是去表明茨威格是在用艺术形式去阐释弗洛伊德学说的体系和理论，而是说明弗洛伊德对茨威格这一时期创作上的影响。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茨威格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想的是去塑造人物形象，去表述思想，如他一再所强调的那样。

去表现主宰人的激情——情欲，去塑造受激情——情欲

主宰的人，这是这三篇小说（也包括他这一时期的另一些作品，如《芳心迷离》、《月光巷》等）的同一主题。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工笔画式的逼真，描绘了主人公在激情——情欲的驱逼下和遭到意外打击时的心态和意识的流程。小说虽然在结构上运用德语文学传统中的框形结构，但在悬念的设置、情节的安排、冲突的戏剧性及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的结局上显示出了茨威格的匠心，使作品有着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和极为引人入胜。掩卷之后，在读者眼前浮现出的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起读者为之心悸的是非理性的激情——情欲的力量，而且如此巨大和难以驾驭。

像茨威格的其他作品一样，收有这三篇作品的小说集《热带癫狂症》和《感情的迷惘》一出版就受到了欢迎，前一本印了七万册，后一本印了九万册，且销售一空并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它们还先后在德国、在英国和在美国搬上银幕。在茨威格的同时代作家之中，也许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是最多的了；这既表明读者对他的喜爱，也是他的作品影响广泛的一个证明。

1995.6.30

目 录

选本序	高中甫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001
巫山云	080
热带癡狂症患者	132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战争爆发^①前十年,我有一回在里维耶拉^②度假,住在一所小公寓里。一天,饭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渐渐变成愤怒的争吵,几乎闹到结怨动武的地步,这真是万没料到的。世上的人大多数幻想能力十分迟钝,不论什么事情,若不直接牵涉到自己,若不像尖刺般狠狠地扎进头脑里,他们决不会昂扬激动的;可是,一旦有点什么,哪怕十分微不足道,只要是明摆在眼前,直截了当地触动感觉,便立刻会使他们大动感情,往往超出应有的限度。于是他们一反平日少管闲事的习惯,趁着机会大大发泄一通。

那一次,我们这群十足中产阶级的餐友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形。平常,大家在饭桌上一团和气,偶尔来一场 small talk^③,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欧洲南部法、意两国接壤处地中海海滨地区的总称。

③ 英语:闲谈。

彼此开开不痛不痒的小玩笑，多半总是吃罢饭马上分道扬镳：德国人夫妇俩外出游览访胜摄影，胖笃笃的丹麦人忙着去干他那无聊的钓鱼玩艺，娴雅的英国太太回到她的书堆里，那对意大利夫妇急急赶往蒙特卡罗^①，我呢，或者躺进花园中的藤椅里消磨时辰，或者立刻开始工作。可是这一回起了一场很不痛快的争论，把我们这群人紧紧纠缠在一处，无法分开了。要是有谁一跃而起，那决不是要像平时那样彬彬有礼地表示告退，而是由于脑袋发热心中恼恨，这恼恨，我在上面说过，已经化为愤怒了。

将我们一桌人套上缰索羁绊得难解难分的那桩事，说起来委实离奇。我们七个人寄居的那所公寓，外面看着确像一座单独的别墅，——啊，从窗口遥望海边巉岩嶙峋，景致多么美妙！——实际上它却是“皇宫大饭店”收费较廉的分部，中间的花园两边通连，我们这些住客与大饭店的住客们经常彼此来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出了一桩不容置疑的风化案。原来，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搭乘午班火车，于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准确的时间记下来，因为这对案情本身、对那场激烈争论中的症结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他租下了一间靠海的房间：这说明他是相当阔绰的。可是，使他在人前产生好印象的不只是他的风度高雅，尤其还在于他的异常动人的俊美：一副窄长的少女型的脸，热情的嘴唇上生着柔丝般

^① 世界有名的赌城，在地中海滨摩纳哥国境内。

晶莹的短髻，洁白的前额上摇曳着棕黄色轻柔的波形鬃发，盈盈的双眼亲切妩人——处处都显得柔媚倩巧，丰姿楚楚，而又丝毫不矫揉造作。远远里乍一望见他，会使人联想到大时装店橱窗里昂然作态的玫瑰色蜡人，握着华贵的手杖，代表着理想的男性美。然而，近看之下却绝无半点浮薄气，因为（实在罕见！）他的可爱之处确是天然生成，恰像是从肌肤里面长出来的。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对大家逐一点头挨个问好，神情谦抑而又恳挚，他随处涌现的潇洒风度，每一回都表露得毫不勉强，教人瞧着着实愉快。见到某位太太走向存衣室，他就赶紧上前代她接过大衣；对于每个小孩，他都要报以和蔼的一瞥，或说一句逗趣的话，显得既长于交际又明白分寸——简单说，看来他正是那种幸运儿，这种人既年轻又美貌，仗了这点魅力就足以取悦于人，他从屡验不爽的感觉里生出自信，而自信心又给他增添了新的魅力。在饭店里许多年老或有病的客人之间，他的出现竟仿佛给大家施了恩惠似的，他的每一个胜利的青春步态，每一阵活泼清新的生命力的表现，都使很多人心旷神怡，他不容抗拒地在人人心中赚取了最大的同情。他来了不过两小时，便同 12 岁的安纳特和 13 岁的勃朗希打起网球来了，她俩是那位里昂来的有钱的胖工厂主的女儿，母亲亨丽哀太太是一位秀丽、纤弱、不爱接近人的女人，她微微含笑地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小鸟般的女儿如何不自觉地卖弄风情，竞相讨好这个年轻的陌生人。黄昏时，他在我们的棋桌旁待了一小时，一边看棋，一边悠闲

地讲了两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又陪着亨丽哀太太在海边平台上来回踱了很久,她的丈夫像平时一样,正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在玩骨牌。晚上,我又注意到他在办公室里,在朦胧的灯影下跟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出去钓鱼,显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丰富得令人惊羨;随后,他又跟那位里昂来的工厂老板谈了半天政治,他在这方面也同样证实自己很是在行,因为大家听出,胖子先生的朗朗大笑声竟超过了海涛的声响。午饭后——我这么详尽地依次按时记述他的行动,对于明了实际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他又一次独自陪着亨丽哀太太喝黑咖啡,在花园里坐了一小时。这之后,他再跟她的女儿们在一起打了一场网球,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客厅里闲聊了一阵。六点钟左右,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那儿又遇见了他。他急忙走过来告诉我,说他必须向我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来信要他去,不过,两天后他还要回来的。果然,黄昏时餐厅里不再见到他了,不过,这也只是就他的形体来说罢了,因为,所有的饭桌上异口同声都在谈论着他,都在啧啧称道他的快乐舒坦的生活态度。

半夜里,约莫十一点钟光景,我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打算读完一本书,忽然听见花园里有急迫的嚷叫声从开着的窗子外面传来,又看到对面大饭店里人影忙乱。我惊惶不安,倒不一定为了好奇,马上匆匆地跨过这五十步路程,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了一团。原

来当丈夫按照习惯准时陪着拉穆尔来的朋友玩棋牌的时候，亨丽哀太太独自前往海边平台去作每晚例行的散步，这时还不见回来，大家担心她遭了意外。那位胖丈夫，平日懒得动的，这时活像一头野牛，一直奔向海岸，朝着夜空高声喊叫“亨丽哀！亨丽哀！”由于慌乱，声音都变了，听来很是可怕，像是原始时代某种巨兽临死前的哀号，侍役们和小厮们也都慌慌张张的，一会儿跑上楼，一会儿跑下楼，全部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过了电话。可是那位胖丈夫，只穿一件敞开的背心，还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踉跄着、蹭蹭着，朝着夜空一边抽噎一边叫嚷，木然地喊着“亨丽哀！亨丽哀！”楼上两个女孩这时也被吵醒了，都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对着楼下叫母亲；那位父亲又急忙赶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出现了怵目惊心的一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遇打击过重难以承受时，那瞬间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紧张情绪，从外表看来极富悲剧意味，具有迅雷似的力量，不论图画或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重绘出来。那个胖丈夫突然迈着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梯级走下楼来，脸也变了，神色倦怠而凶狞，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工作人员的领班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撤下我走掉啦。”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存在着超过常人的坚忍，使他当着许多人还能竭力自持。所有的人由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个个吃惊，面子上不好意思，脑子里满是疑

团,又纷纷离开了他。他还有足够的自制力,能够悠悠晃晃目不旁视地走过我们身边,趑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电灯。随后我们听见他的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时发出的声响,紧跟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嗥似的哭声,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鄙陋的人,这种发于自然的哀伤都有着某种带麻醉性的力量。那些侍役,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吐出一声轻笑,也不敢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迸泻,我们似乎感到羞愧,只得一个跟着一个,分别溜回自己屋里,留下这个被击倒的人,在那间黑黝黝的屋子里独自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才渐渐地透出噤噤喳喳的议论声。

不用说,这么一桩奇事,闪电一般自天而降,近在眼前触动感觉,自然会使得平日只惯闲散优游的那班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过,我们饭桌上猛然爆发、闹得几乎动武的热烈争论,虽然起因于这桩惊人奇案,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场关系着原则问题的论辩,是一场牵涉着不相容的人生观的愤怒冲突。那位万念俱灰的丈夫,由于恼恨,一时神智昏乱地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给一个女仆看到了,她这人不知谨慎泄露了内情,马上弄得无人不晓。原来亨丽哀太太不是单独一人出走,而是跟了年轻的法国人去的(这一来,许多人原先对那位法国人的赞赏顿时化为乌有了)。乍一看来不难明白,总是这位小小的包法利夫人存心要抛掉肥胖世俗的丈夫,另

换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可是,那位工厂主、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亨丽哀太太本人,过去都不曾跟这位花花公子会过面,但凭黄昏时平台上一次两小时的交谈,再加上一小时的花园里同喝咖啡,就足以教一个33岁上下、声誉清白的女人动了热情,一夜之间变了心,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吗?这种特殊情形不免使每个人都大惑不解。终于,我们全桌的人一致断定,这些表面上的公开事实不足为凭,那只是这对情人为掩人耳目而故弄玄虚:亨丽哀太太跟那个年轻人准是暗中早有来往,迷魂精这次来到仅仅为了商定逃走的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推断说——一位极有身分的太太,跟别人认识了不过两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大家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试提一个相反的看法倒也十分有趣,便竭力为另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作辩护。我说,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因而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我一提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反面意见,便马上掀起了普遍的争论,在座的两对夫妇尤其激动,这两位德国人和两位意大利人同声拒斥,竟表示出令人难堪的侮蔑态度,他们说,若认为世间真有 coup de foudre^①未免太愚蠢,那原只是低级小说里面的无聊幻想。

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

① 法语:电击(意思“一见钟情”)。

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夫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惟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